

V I E W P O I N T S

神
我们都住在神的近处

道德
观点

万俊人 /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我们都住在神的近处

万俊人 著

● 辽宁人民出版社

签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都住在神的近处/万俊人著.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8. 4

ISBN 7-205-04139-2

I. 我… II. 万… III. 道德修养-通俗读物 IV. B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0920 号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130 千字 印张: $5\frac{7}{8}$ 插页: 2

印数: 1--10,000 册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朱 枫

责任校对: 沈树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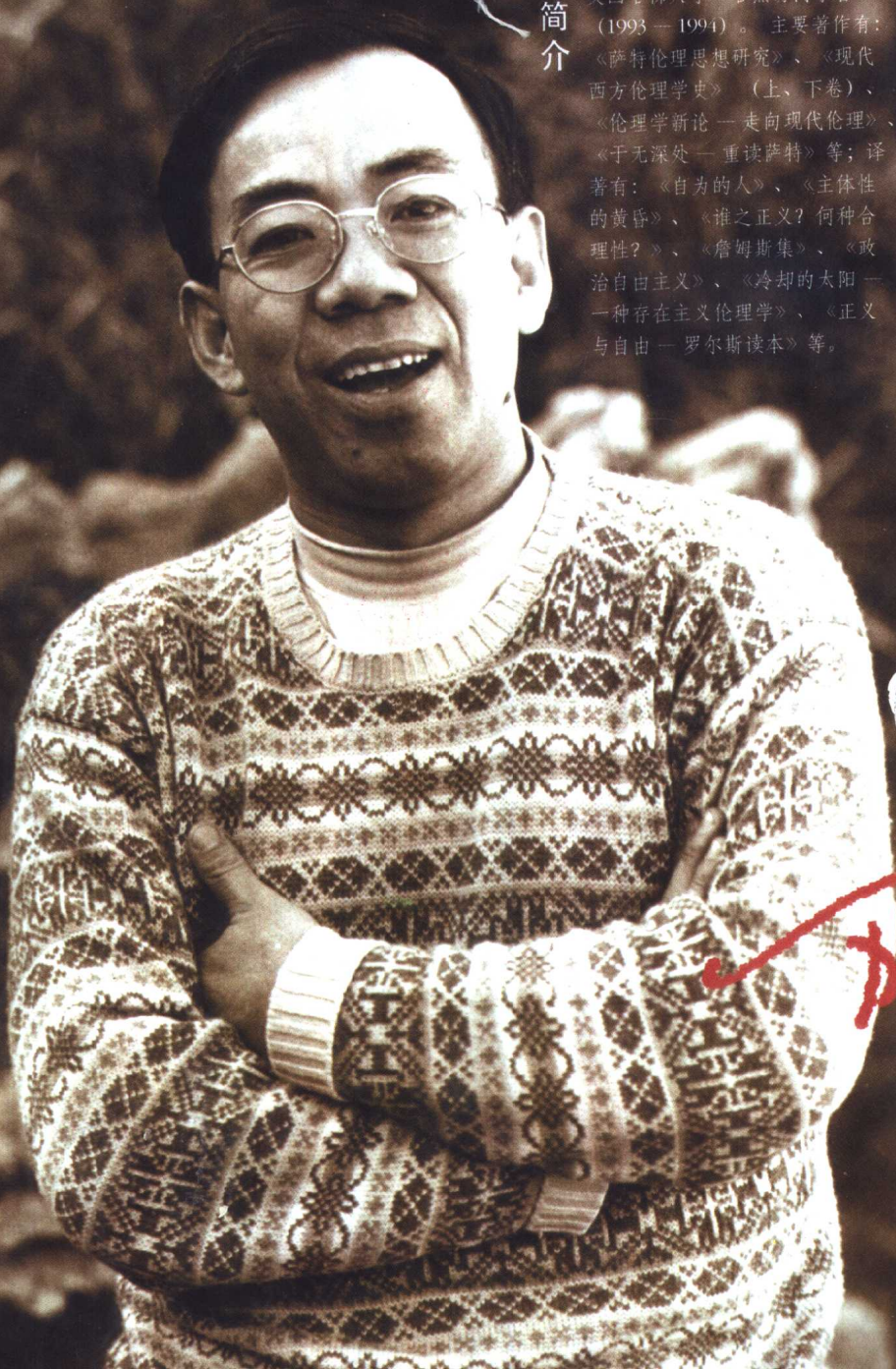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 刘冰宇

版式设计: 王珏菲

定价: 9.80 元

作者简介

万俊人，1958年生于湖南岳阳。北京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哈燕访问学者”（1993—1994）。主要著作有：《萨特伦理思想研究》、《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下卷）、《伦理学新论——走向现代伦理》、《于无深处——重读萨特》等；译著有：《自为的人》、《主体性的黄昏》、《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詹姆斯集》、《政治自由主义》、《冷却的太阳——一种存在主义伦理学》、《正义与自由——罗尔斯读本》等。



谨以此书
献给——

我的儿子有有
和他辛勤的母亲！

丛书策划：

万俊人 朱 枫

赵汀阳 臧永清

写在前面的话

未曾想到，我如今竟也如此这般地放纵自己的言语了。将这些私人语言或自言自语式的随言公诸于众，甚至把一些维特根斯坦所谓之的“不可说的”话随心所欲地说出来并写成文字，扰乱公众的视听，肯定是有话语风险的。我不知道是否值得在这样一个时候来冒这样一种风险，更不清楚这种言语的放纵会不会导致自己的学术失语。无奈，我已是有约在先，不能违背诺言，即使这种放纵是一个错误，也不能一错再错，哪怕这种放纵比之于让自己陷于或放纵自己的言语或违背自己的诺言之两难选择更使我担忧。

就知识或信息的沟通言，语言确有“可说”与“不可说”之分，也有“私人语言”与“公共语言”之分。私人的言语常常因说话者的自我情绪和心理倾向而成为他人难以完全理解的声音，真正能够听到或听懂自言自语的似乎只有说话者自己。想要与人交谈，特别是想要让人际交谈成为一种可以理解的对话，确乎需要使用公共语言才行。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信息社会里，公共语言已经强大之极，有时甚至强大到让人震耳欲聋的地步。而且有些奇怪的是，公共语言愈是强势，私人语言反倒愈活跃、愈容易吸引人们“倾听”。这就好比人听惯了高音喇叭、看惯了彩色电视、读惯了新闻报纸(这些当然都属于标准的公共语言范畴)，反觉得不如听一听某

个人或某些人的“窃窃私语”或“街谈巷议”来得更有乐趣，更能心领神会；或者不十分恰当地说，就像人们吃惯了食堂酒店反而更惬意于偶尔尝尝家常小吃一样。人们想听听“私语”或“街谈巷议”的心理，与其说是某种“打听消息”的欲望作祟，不如说是人们想调剂一下自己的心境和听力的心意使然。对这类言语，人们并不一定都听得很明白、很清楚。因此“私语”、“小道消息”之类的传递总会产生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误会。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保持某种对“私语”和“小道消息”的好奇心。这大抵是现如今许多人偏好写“随笔”、“散文”一类，而许多出版者也热衷此道的重要缘故罢。在我的理解中，“随笔”不过是“随言”的记录而已。

然而，我还是想争辩一下，语言之“可说”与“不可说”之分，并不能成为判别“私人语言”与“公共语言”之价值高低大小的惟一圭臬。就传达思想、表达心意、沟通情感诸方面论，“私语”并不一定比“公语”（姑妄简言之）弱，在某种缺少思想创造和充分沟通的文化情景下尤其如此。我甚至认为，在上述方面，真诚的“私语”常常要远远胜过空疏抽象（我不敢说“虚假”）的“公语”。在此意义上，我不太赞同把所谓“公语”与“私语”的划分和“学术（科学）语言”与“日常（私人）语言”的分类平行对应起来的作法，这样作实在没有足够的理由。

事实上，好些年来，我们的“学术语言”似乎总是缺少一些应有的东西，比如说，思想的表达力、学术的信息含量和语言的平实亲近感等等。这就使得我们的许

多学术文章和学术语言往往是“术”有过而“学”不足，成了某种“已有习语”或“既定说法”的复述，甚或是反反复复唠唠叨叨的赘述，让人听似耳熟能详，实则莫名其妙。久而久之，原本具有公共语言之“话语霸权”的言述，反而失去了语言的权威。人们爱听不听，或充耳不闻；或闻而不记；或记而无动于衷。由是，公共话语便成了某些人的“独白”，或是某个故事情节的“旁白”，话语也就出现了一个有趣而真实的“错位”：以公共形式说出的话语反而成了“私语”（独白）或是显得多余的“赘语”（旁白），而许多以“私语”形式出现的话语反倒因其为人们所喜闻乐听而成了实际的公共语言。

怎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呢？各路方家自有许多解释。我的看法是，导致这种“错位”的关键原因有二：一是学术语言的思想创造力和表达力太弱；二是其话语过于抽象空疏，不足以入耳，使其产生“共振”，更难于拨动人们的心弦。在现代民主社会和多元文化环境下，人们需要的是平等对话，而非俯首静听。易言之，他们需要的是对话者，而不是纯粹的演说家或布道者。居高临下地“说教”、“训示”只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即便是“学术权威”的话语，也不能指望靠语句的“特殊结构”和语音、语调、语气的凌人而征服听众。甚至于，在一个现代民主文明的社会里，是否还存在单纯的听众也已经成了问题。当人们不再相信绝对真理，也就不再有心情去俯首聆听“绝对者”或“惟一者”的高谈阔论，愿听的或可听的只有娓娓道来而又亲切可感的“心里话”、“知心话”。岂不闻，“有理不在‘言’高”？

它与“有话好好说”所揭示的是一个相同的真理。

与之相对，真诚的“私人语言”（当然不包括某些哗众取宠的私人秘史和传闻，或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私人“坦言”——这些话语似乎超出了合法的“私人语言”范围）却由于有话语者真实的思想 and 心迹表白而具有某种“心语”的力量，因之更能赢得听者的共鸣与响应，产生某种“公语”的语言效应。由此，在“可说的”与“不可说的”区分之外，我们知道了还有“可听的”与“不可听的”区分。“可说的”未必“可听”，“可听的”也未必“可说”。这是包括维特根斯坦在内的许多哲学家尚未给予足够解释的课题。

虽然如此，我仍然不愿意把“私语”说成“公语”。原因之一，是我坚持以为，“私语”本身有一种不可忽略的话语特征：这就是，凡“私语”者必不吁求任何形式的“话语霸权”，毋宁说，它只以亲切真实的姿态参与公众的对话、交谈或会谈为基本目的。换句话说，它只是我们生活世界中存在的诸种话语或声音中的某一种，而不是妄称全体心声的“断言”，更不是越俎代庖式的“代表性发言”。它只代表也只能代表说话者本人，尽管它或可进入听众的心灵世界。

有了这些感觉和认识，我便不再怯懦，不再羞于“启齿”，不再害怕有“学术失语”的风险。如前所说，“随笔”者无非是自由的个人表达或个人“随言”而已，如同在沙龙里调侃，在朋友间交谈，在家里说话，不必过于介意过于拘谨。实话实说，如此便好。因此，不论我的这些“私语”有多么偏僻乏味或尖锐刺耳，只要是“心里话”，只要是真切的有感而发，谅必

是可以加入“道德观点”并有望与走进这个“观点”的人们倾心交谈的。万一有人不赞同甚至反对我的某些甚或所有说法，我也会有一种一吐为快的轻松。

静心细想，这些年来，我也没有少作“学术的”发言，也多少还能有些听众，更何况教师的职业一定程度上担保了我的学术话语能够有一些确定的合法听众。但我究竟有多少学术与思想的知音，却是我所无法确定的，也是我的职业所无法合法担保的。要知道，学生可以是老师知识论意义上的听众，却不一定是老师价值学或人生哲学意义上的听众。我总有某种单调枯燥的感觉，总觉得有某种类似萨特所说的“严肃精神”在左右我的学术言说。于是，我说得越多，积压在我心底的也就越厚。这自然造成了我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陷于“可说”与“不可听”或不一定“可听”的烦恼中。所以，写出这些“随言”，与其说是我话语的一次自我放纵，毋宁说是我心语的一次自然释放。

在这本小册子里，除了少数几篇时论性的文章或书评曾经见诸过一些报刊外，大部分是首次刊布。在这些首次刊布的文章中，有一些是我原有日记或札记的改写，另外一些则是我曾经想写而未能写出来的。它们是我曾经的或现在的自言自语，或小范围的交谈用语。此前，我从未想到过将之公布于众，只是想自己讲给自己听，或讲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听。这些“私人语言”对于我的生活是不可省略的，就像它对于许多人不可省略一样。实际上，如果缺少必要的“私人语言”，人很难保持自己的话语能力，更不用说保持一种与人对话的能力了。

我深信自己是一个不善言语而又好言语者。这种天生的语言缺陷不仅造成了我自己的痛苦——词不达意而又多嘴饶舌往往会产生自己的误解和别人的误解，造成与人的隔膜；而且也造成了与我言语者们的痛苦——毕竟，无论他（她）们多么乐意和诚恳地听我言说，也无法避免因我的结结巴巴或失语所带给他（她）们的不快。因此，在我贸然写出这些所谓“随笔”的时候，我仍然缺少放言后的轻松，不如说，我又多了一些语言的忧虑。

人注定是语言的奴隶。任何人都很难有把握说自己可以真正彻底地“驾驭”语言。人类创造语言是因为人类不仅有所思想、有所言语，而且还有相互言说或对话，并通过这种言语的方式来表达各自思想的愿望。但是，语言一旦说出或被“创造”出（文字或声音）来，就成了流卷的风，四处飞扬，或和煦温柔如春风扑面，或疾急狂暴，如野马奔腾。是此，言语者也就或可自况春山翠竹，借语言之春风弦歌低吟；或可自喻旷野林涛，在语言的狂风中呼啸怒吼。言语者或可乘风云游。然而，或有人问：究竟是乘者乘风？还是风乘乘者？而在竹叶与低吟或林涛与怒吼间，听者所闻究竟是竹叶的歌吟、林涛的怒吼？还是风之歌吟、风之怒吼？或可答：语言既是言语者的声音，也是言语者不幸的“黑洞”；既是思想的载体，也是思想者的枷锁。

是故，除了已经说出和写出，我不能存任何别的指望了。我只想在掷笔之前告诉我的读者：我写在这本小册子里的文字，绝大部分（我不敢说全部）的确是我真心想说的和能够说出的。我的本意是想告诉大家：作为人类，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人的世界；或者说，作为人，我

们都生活在一个人类的世界。然而，就我们的人生意义而言，我们都希望过一种好的生活，或者说都希望有一个善的人生。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道德地生活之基本理由，甚至是全部理由。这样一看，我们的人生世界其实并不是处在动物世界与神的世界中间，而是离神的世界更近，虽然人类曾经从动物世界中走来，但人类是在向神的世界走去。而且，我们是否真的相信有一个神的世界，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相信有一种过好人的生活的必要和可能。这种对人生的确信与我们对人生意义的承诺同时存在，也同等重要。因此，无论我们是否相信神和神的世界的真实性，也无论我们是否需要某种道德乌托邦的理念，我们都不能不相信道德、心存道德、行以道德，只要我们还认同人性并坚持人的信念。道德的即是人性的。



写在前面的话

道德心语

1. 我们都住在神的近处 (3)
2. 把心留住 (15)
3. 谈情说爱 (24)
4. “说你说我” (36)
——致南方友人
5. 放飞白鸽 (46)
——关于人类和平
6.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59)
——由“克隆”引起的道德话题

域外视窗

7. 正当合理与德性崇高 (79)
——访美归来话道德之一
8. 再谈“道德冷漠” (85)
——访美归来话道德之二
9. 说爱国主义 (90)
——访美归来话道德之三

10. 谈现代社会的“法治”与
“德治” (96)
11. 建立必要而健全的生活
观念 (102)
12. 公共理性与普世伦理 (106)

书读人生

13. 书读人生 (117)
14. “智慧”的诱惑 (127)
——读“奥修智慧金言系列”两种
15. 悬而无终的哲学使命 (131)
——读《现象学的使命》一书偶感
16. 孤独的哲学和哲学家 (137)
——答刘黄问

儿女情长

17. 生命的激动 (145)
——关于儿子的心记之一
18. 儿语与父心 (152)
——关于儿子的心记之二
19. 父亲的小楷和字典 (158)
20. “道生无有,德养地天” (164)
——关于爷爷的记忆

后记 (173)

道德心语

